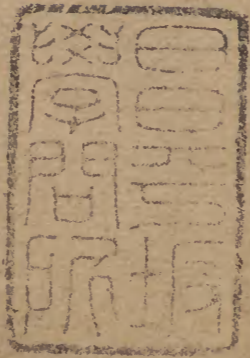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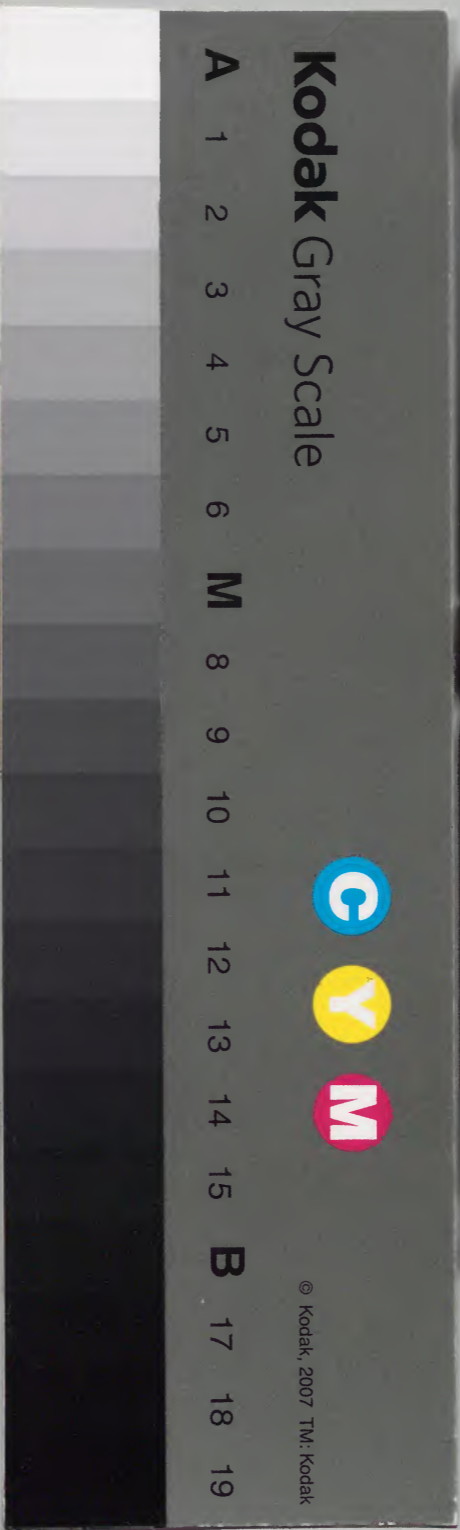
韓非子

八之十



庫文閣内	
番號	漢 2543
冊數	8 (4)
函號	300 38

法家二号



淺草文庫

韓子卷之八

觀行

古之人

目短於自知

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

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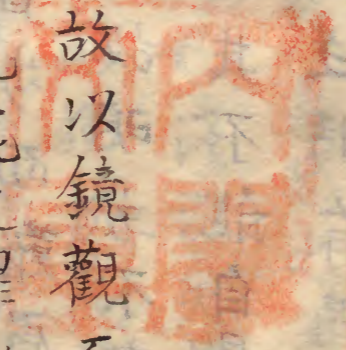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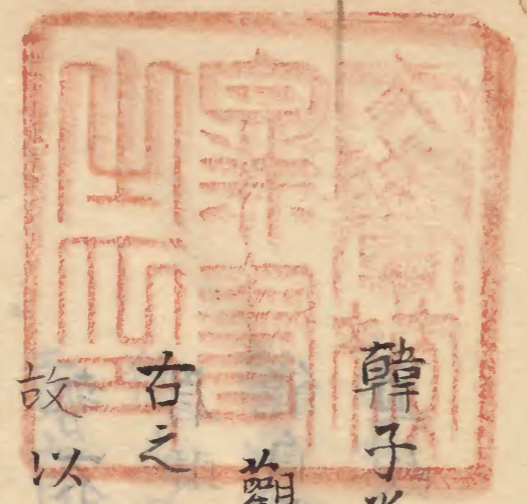
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章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

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

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曰智有所不能立  
在得 二曰



力有所不能舉在求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在法  
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術  
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責育之彊而  
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  
故鳥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  
勢不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  
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鳥獲以其不  
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  
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

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  
離心焉賢聖之測測一作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  
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之不能自舉  
責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 安危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  
曰禍福隨善惡三曰生死隨法度四曰有賢不  
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  
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詭危道一曰斲削

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  
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  
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  
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生不尊不重死  
則令不行行下奉有也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推衡以動則  
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  
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之安奔  
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

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  
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  
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  
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男  
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己盡則  
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  
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  
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  
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

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昏不失壽安之術  
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  
之盡如此下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摧其力而有  
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此下故國不得一安言人  
紂自待而以此于子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  
昏望臣則國終不安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乎

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  
奇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疆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  
衆寡故齊故萬象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  
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篡弒也而無  
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事  
使僇僇人以天性割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  
小得勝大矣誅賞不明是以君亂  
明主堅內言慎也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

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  
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  
思竟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  
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  
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  
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政民  
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  
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  
戰士出死而怨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  
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  
金石則君子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  
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  
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

則身不全責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  
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責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  
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責育之所不能犯  
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止大  
勇愿巨盜負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  
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  
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

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  
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  
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  
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  
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  
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  
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法度明則姦邪止  
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瞑目切齒傾取之  
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唇嗟喑子夜之切

鳴也之禍君臣晏然無服虎而不以押禁姦而不

以法無法聖人所難塞偽而不以符此責育之

所患竟舜之所難也故設押非所以備鼠也所

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

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

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不幸

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

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

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

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

死節於官職通於責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

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不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

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

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

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

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



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法立則故  
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臣見功  
于故員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  
員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敵力冰炭不  
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而此  
釋法術而心治竟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  
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  
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  
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

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  
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  
者處平而不過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  
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  
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  
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  
於上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

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  
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  
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  
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竟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  
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  
故明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  
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  
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

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

負二謂一身而役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

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

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

侮人偷取一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是斷

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以德報之也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

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

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

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以召亂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愛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

聖人以無心行法故人不怨

發矢中

的賞罰當符故竟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回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

言人主不可忽近當圖遠福生肘腋

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

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  
此則上下親內功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  
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  
生一穗通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  
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曰技能  
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  
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世窮之令故曰

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  
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  
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  
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  
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  
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  
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其  
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

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  
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  
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  
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君車事君馬故  
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  
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  
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

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  
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人主  
德盛  
則勢專勢專則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如此故太山之功長於國  
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  
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收功也

### 大體

辭既通顯意亦醇細  
不詭於道庶幾此篇

右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  
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

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貴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乱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

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

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交順以道為合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子卷之八終

韓子卷之九

內儲說上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七術

儲說雖於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氣罰心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織言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助政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也直叅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叅則誠不聞不叅謂偏聽一聽有門戶  
則臣壅塞各聽其所從若門其說在侏儒之夢  
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  
孫與之同亂是一國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  
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惠子言君之謀  
大魚為河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事有半疑有半  
伯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其患在豎  
半此上五說皆不叅門戶之聽牛之餓叔孫  
牛之餓叔孫餓死而專聽豎牛故身而江乞之說  
荆俗也荆俗不言人為亂故嗣公欲治不知謂不  
之術故使有敵也  
也

朋黨為擁是以明主推積鉄之類積鉄為室盡  
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鉄之類  
不傷績疑為心盡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  
以備臣則茲不生市有虎猶未可  
信况三人乎

叅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止是以刑罰  
不心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  
邑深澗以立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放游  
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吉令法吏  
以嚴故仲尼說隕霜言隕霜不殺草則以而殷  
斷刑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官名以棄池不專  
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



而公孫鞅重輕罪謂民無由犯重是以麗水之

金不身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

知其必弱存國惠知其必管仲知之故斲死人知治國常嚴禁

亡其身也命者戮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

一都買而誅之必討二

賞譽薄而謬者下不用也謾欺賞譽厚而信者下

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人臣之歸恩厚也

故越王焚宮室以驗人之用令而吳起倚車

轅欲示其信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

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勾踐

知之故式怒龜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

人為責諸也婦人之拾蠶渙者之握鱸是以效

之拾蠶握鱸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益難之效也

一賞譽言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叅下之材能

臣不得叅其說在索鄭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

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

與次竿混高次竿是不責其患在申子之以趙

紹韓沓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

也故公子況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

行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

之患也

一聽四也

數見久待而不任燕則鹿散復久待雖不任用

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使人問他則不響私謂

或此雖不敢為燕如席之敵使人問他則不響私謂

或問之他人不敢響其私矣響猶售是以龐

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燕而戴謹詔視

輻車戴謹欲知奉笥周主亡玉簪之以求神明高

太宰論牛矢以求聽察

說使五也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眾隱皆變言

己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

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精而眾隱皆

變為顯也乃與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瓜也握

事相合曰注非必審南門之三

得卿之犯者皆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羣臣聳懼

卜皮事度子使度子愛御吏西門豹詳遺轄取  
清明之絲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其情得故陽山謾摻豎

偽謾摻豎知君疑已渾齒為秦使詐為秦使齊人欲為亂

君逐所愛令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子產離

訟者分離訟者便嗣公過開市知通者之輸金便

倒言七

右經

傳一九九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

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

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

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

一物不能當蔽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

也擁君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

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一人有燭君者乎此譏

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

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向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執手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謀必知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迷惑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

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辟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燕臣設事以愚其君如趙高等是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塲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存荆為援則秦韓不敢二人爭之辟

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  
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  
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  
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  
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  
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  
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  
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  
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

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豎牛亦擅用叔  
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  
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  
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  
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  
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

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  
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  
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  
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  
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  
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  
豎牛召之又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  
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  
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  
叔孫不欲聞人

聲因不食而餓死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徒  
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  
父為人僂此不叅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聞  
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  
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其謀故危也  
有惡不言  
故可免罪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囚其愛重以

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  
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  
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下偏上而必待勢重  
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則是益樹  
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壅更嗣君之壅土乃殆  
夫矢來有鄉也鄉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  
處即甲之矢來無鄉則為錫室以盡備之謂甲  
不全者也者自首至足無不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  
有不傷此以盡敵之無茲也言君亦當盡敵於  
臣皆所以防疑則

也茲絕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  
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  
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傳二九董闕于為趙上地身行石邑山中澗  
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  
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  
為不治之曰市無刑也夫治而無刑則人言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  
以嚴落人夫火形嚴故人舞灼水形懦故人多  
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  
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翟澤將

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  
寇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  
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  
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  
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  
猶犯于之而况於君人手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向之仲尼仲  
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播揚善掩



鬻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因  
相殘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  
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  
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  
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  
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  
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開所惡古人以為易故  
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

能者以為將行館中道而乱樂池曰吾以公為  
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辞  
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  
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夫從少  
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  
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  
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  
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

其所以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  
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一曰公  
孫執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  
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  
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雍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  
令人離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  
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下一皆得而  
輕犯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  
重罪

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  
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  
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

火勢相靡故曰倚也

恐燒國

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  
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  
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  
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  
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也行賞哀公曰善於是

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  
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  
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  
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  
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  
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  
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  
無重大仁則縱之驕奢衆必太不忍諸田則父  
輕之故威不得重也

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  
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  
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  
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  
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  
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  
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

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  
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  
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  
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  
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  
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  
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龙氏易之龙氏羣臣龙邑名  
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

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法不立大乱起也  
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龙氏無益也法  
立而誅必雖失十龙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  
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不取其地也  
傳三凡十二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  
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回握之不  
可以示人君如臣者猶獸窟也唯薦草而就獸窟  
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  
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  
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  
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  
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  
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去之  
害政當去之  
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  
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

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  
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  
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  
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  
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  
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  
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中  
射實中  
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

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

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

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

况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龜乃

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

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

足以勸人矣譽於勇則人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龜

以頭獻

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龜有氣如此可無

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龜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

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

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

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臨江而鼓之使人

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

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

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

不為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

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  
聞明主之愛一噲一笑噲有為噲而笑有為笑  
今夫袴豈特噲笑哉袴之與噲笑遠矣吾必待  
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

皆為孟賁鱸蠶有利故人握  
拾皆有孟賁之勇

傳四九五事通言應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

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

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  
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  
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  
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宣王死湣王  
給

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  
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  
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不  
貨利故曰市

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  
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內則知昭侯之意  
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  
許其恩固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  
趙之功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  
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  
況而問焉王召公子況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

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  
送此悔不講三國入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  
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王若不講之三國而韓  
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  
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也定講矣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五邑斷河  
內因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  
而已廢上黨弃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  
邯鄲危如口中虱則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



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

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王曰必

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

傳五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

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立有問無以詔之

卒遣行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

有言不相信以至無茲大夫雖告以不命返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

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

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笥遣伺輜車故實

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

求而得之家人之屋問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

事也不事於臣之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

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

也

高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

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

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  
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  
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  
悚懼其所也

傳六

凡五事亦言伺察以得人之情

韓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求

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

右之臣不誠

割瓜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

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  
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  
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  
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  
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  
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  
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  
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

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  
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污穢而有愛妻卜皮乃使

少庶子佯愛之佯愛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

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凡六事皆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已也乃

偽謗膠豎以知之膠豎王之所愛令偽謗之

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

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

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焚咎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

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

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

以告而知之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

市以金與關吏乃舍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  
適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  
嗣公為明察

韓子卷之九終

韓子卷之十  
而雪內儲託下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  
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叅疑內爭六曰敵國  
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  
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  
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

鬻懷刷刷一作刷其患在昏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

一言而燕人浴矢也失魚即所謂魚不可脫于淵昏僮事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

是以燕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

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

也故戴歌議子牙而三桓劫昭公公叔內齊軍

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彘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

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

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

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

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惡臭而

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

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

賞也

似類三

其

其

其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參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馭莽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炎而穰侯請立帝而李平威權斷言其曰有反四門之內計米而議便特殺而百餘人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高臣

果作亂嚴逐韓廩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捕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滄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甘茂是以子胥直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毓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楸而鄒傑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龍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七

右經

傳一

凡五事皆言茲臣勢重而危國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

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

在有人字

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難正言故託

之於魚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

不可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

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

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

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於吏

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昏僮長魚矯也

二人

諫曰大

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  
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  
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  
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  
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  
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貴而主斲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爇人無惑故浴狗矢爇人其妻人有私通於士

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  
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  
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日爇人李季好遠出其  
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  
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  
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  
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屎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  
曰浴以蘭湯以喻蔽臣比



傳二

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

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

是子將以買妾

曰吾自能入也然吾亦不

荆公欲官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官公子

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

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逐奪其國而

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救之手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

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

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

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

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

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

魏固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原本作臣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  
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  
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  
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  
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  
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

謀微告趙王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  
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  
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  
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  
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  
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常用

韓

傳三有文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

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

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

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指水郎門雷

下顛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

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

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

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旅

此王問左右左右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

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妻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

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

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

惡王之鼻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

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進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劓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

常一作長

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常言惡聞王鼻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此一段至誅長弘二十八條世本俱脫失今從宋本

校補

費無極荆令尹之進者也郤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郤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先亟陳

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  
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  
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  
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  
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  
之馬食王不許左右曰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為  
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  
攻老儒教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  
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曰不察而賞之一曰濟  
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  
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  
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  
藥也實問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  
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  
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  
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  
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  
竊黍種而糶之甚多昭侯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奚恤之用刑也有燒倉廩竄者而不知其人  
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昭奚恤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  
召宰人之次而謂之曰君何為置生肝寡人羹

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  
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  
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  
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  
中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  
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  
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按礪砥刀利猶于  
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按木而  
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

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  
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  
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庖子進炙而髮繞  
之平公輒殺炮人母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  
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  
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  
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  
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  
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

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  
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  
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  
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  
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

州吁景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  
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楚成王以高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高  
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日楚成王高臣為太子  
既欲置公子職高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  
崇曰柰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而勿敬也太子  
聽之江芋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  
也高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手曰不能能行

手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  
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不許遂自  
殺

韓廙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  
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韓廙走君而抱之遂刺  
韓廙而兼哀侯

侯下有亡字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  
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  
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亂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群臣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必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

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  
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公意亦公樂之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  
乎于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  
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  
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  
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于象曰前  
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

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  
亟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  
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其立少見愛幸長  
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  
以亂秦矣共立一云  
公子赫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  
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  
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欲伐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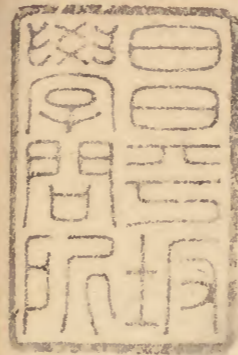
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譏襄弘也為襄弘書謂叔向曰子為我  
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  
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襄弘為賣  
周也乃誅襄弘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  
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  
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饗  
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

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鄆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鄆襄疵常  
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傳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於荆王左右而  
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  
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  
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  
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警以君為神也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Caoshu),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official record.



寬政庚申 (Kiansei Kanchun) - A date in the Kan'ei era, corresponding to the year 1785.

